

作家走笔

水兵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

初夏的清晨是被小鸟叫醒的。天微明，它们就在窗外的枝叶间婉转歌唱，呼朋引伴，为新一天的生命祝福颂扬。这是夏季最惬意美好的时光，清凉的风，清凉的氧，纯净得让人心旷神怡，想在一天内干出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晨曦霞光更是让人充满幻想，如置身歌厅剧院，听天籁音乐。谁不想为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存在而吟诵歌唱？在这安详的环境中，在这鸟语花香新雨滴翠的碧绿中，是谁，在为我们创造平安和美的环境？又是谁在峥嵘岁月的背后，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保驾护航？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正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我们把家国情怀视为朴素而又高尚的一种情怀。正是中华民族、中国人这种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敬老爱幼、兴家立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使中华文明赓续延伸，生生不息，从无间断。家国情怀宛若血脉江河，流淌着民族精神基因，滋润着每个人心灵。

思想决定行动修为，伟大的时代需要众生和声，用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信仰，形成一种高亢的力量，为时代歌唱。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几乎都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一个人所处的时代，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不可选择的；个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又有能动性，做什么，不做什么，却可以选择。我们可以给时代添加新的内容，给时代留下自己的印痕。遇到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给所处的时代添加什么内容，为后人了解我们处处的这个时代留存一份怎样的历史，每个作家应深深思考。

今天，历史的车轮驶进新的时代，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个重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国际形势的严峻挑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脱贫攻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尤其是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集体抗疫，全民共克时艰，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在目前全球疫情仍在肆虐蔓延的情况下，中国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充分体现了国家统一指挥、国人集体合力的体制优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自强不息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这给作家提供了更加丰富深厚的创作素材。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来记录这个时代的历史和命运。

南阳文化有根。中华文明发展史有记载以来，历朝历代诗人作家中，南阳人从没有缺席，且几次出现“南阳作家群”现象。《诗经》中的“周南”“召南”，《楚辞》中亲历南阳的大诗人屈原，写《南都赋》歌颂家乡的张衡，唐朝诗人中南阳人韩翃、岑参……都以自己出色的作品，受到时代的推崇和大众的喜爱。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南阳作家群”更是不辱先贤遗风，弘扬文脉昌盛这一传统，与时代同步，为时代而歌。以乔典运、张一弓、二月河、周同宾、周大新、田中禾为代表，用《满票》《张铁匠的罗曼史》《落下三部曲》《皇天后土》《香魂女》《五月》等一篇篇、一部部优秀作品鼎立中国文坛，并获得国家最高级别文学大奖，如“全国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他们之后，更有中青年作家、诗人柳建伟、马新朝、汗漫、寒川子等，以《北方城郭》《幻河》《一卷星辰》《鬼谷子的局》等优秀作品蜚声文坛。而在科幻小说领域，南阳人王晋康更是独树一帜，成绩丰硕，收获各项大奖。《人民文学》2019年第7期以头题刊出其长篇小说科幻小说《宇宙飞船》，轰动文坛……

登高才能望远，站在高处才能一览众山。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和伟大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家们都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深刻地揭示时代的特征和在这个时代中人民的情感投向，以此激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习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所指出：“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锋。”文学作品要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锋和灯盏，既是每一个作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人民对作家们的殷切期望。

如今，南阳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大发展时期，区位优势渐次凸显。身处伟大时代和发展中的故土家园，一个作家，就更有高远的情怀，更加关注民生民意，积极投身于改革实践，密切地关注社会进程，写出有感情、有温度、有理想信仰又有艺术追求，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作品。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是时代赋予的高评，也是殷切希望。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期盼着新时代的南阳作家们，是白河上空的曦光和雨露，照耀滋润着家乡的大地；是大桥上的高杆路灯，引领着无数过往的行人和后来者在风雨之中奋进向前。②11



在文学的另一维度

——王育潮文集《观潮》赏析



文艺评论

黄雪峰

读过许多风格的文字，见惯了风花雪月中的温婉缠绵。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普遍生活压力加大，在钢筋水泥所禁锢的空间里，人际关系日趋敏感与脆弱。一些人借助文字倾诉自我、发泄自我，似乎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不论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怡情之作，还是故弄玄虚的借景抒怀，都只为宣泄高速发展的社会语境下的情感。

而在2020年，特别是中国经历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面对着这场来势汹汹的灾难，人们的思想情感与处世态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许多有思想的人，都在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固有的态度与观点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生况味的思考与万象红尘的审视，都在有意与不经意间发生了变化。

近日，在读了王育潮先生文集《观潮》以后，我不由得为之动容。《观潮》一书涵盖了作者从少年至中年怀揣梦想、为生活打拼的心路历程，有对故乡小河边思念的；有丝丝缕缕流淌在马河边的乡愁；还有透过

爱鸟成痴的父亲、四爷、小叔、王浩和老屋等一系列人物场景，重拾曾经的记忆。那梦中一次次回望的马河，那一次次次逃回乡下守着老屋的白狗，那氤氲浓浓乡情的回乡问答，无一不牵扯着作者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正是这一缕缕的乡情编织出的相思，汇聚成了这部文集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正是这份被人们疏远抑或淡忘了的乡愁，与读者有了心灵的触碰，引发读者诸多的对过往乡愁的拾忆与回味。

以乡愁铺陈的情感，贯穿着这部文集的始终。不论是少年时期的懵懂，还是在城市打拼创业间痛的伤痛，作者字里行间流淌的情感无不浸透着对唐河岸边家乡无限的怀念。这是一代人对故乡的文化救赎。中国的文化从海洋文明、草原文明，到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经历了漫长过程。农耕文明作为漫长的一段记忆，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是融入了深刻记忆。鸡鸣狗吠、瓜田李下、羊群牛啤与满街叫卖的吆喝声已经成为一代人永恒的记忆。这一切，都被工业化进程的齿轮碾成永久的记忆。

作者不仅情感丰富，还有着独立

思考的习惯。他审视着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夹缝中、思想与生活习惯冲击下的芸芸众生。养鸟的四爷、借住在城里打拼供孩子上学的小叔、在外打工遭受尘世熏染回乡结婚后红杏出墙的萍……透过他们的经历，揭示了城乡文明的变异与乡土观念碰撞下的疼痛。透过《斑鸠》《王家湾的老鹅》等篇什，为我们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中的阵痛，也体现出作者独特视角下对社会的审视与思考。

这部文集中，有一个完整的辑录作品用来写鸟，有乌鸦、鹰、鸚鵡、鸵鸟、鸽子、麻雀、鹤……或许，这部文集与众不同魅力，以及所倾诉的载体，就是作者刻意的一份表达。童话的、虚拟的、穿越的，都是为了体现刻画人类与自然界相处中的矛盾。人性世界与自然界中惺惺相惜，张扬个性与再现自我的执着与韧性，让我们读来不由陷入思考。

如今，人类社会随着科技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非常规下的思维模式已经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着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颠覆着人们的生

往事如烟

黄银佩

蒜臼



我寻思，蒜臼，不仅仅是食品加工的器具，还兼具了一定的卫生保健功能。村民平时将就取材的葛根等中药材碾碎泡茶喝，或把生姜和葱根捣碎了煮红糖水喝，起到发汗解表、润肺止咳的效果。蒜臼成了药臼，拓展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我也越用越顺手，学会了用蒜臼做花生碎、芝麻盐等佐料。到了冬天，从家里带的饺子蘸着蒜泥吃，既美味，又暖胃，如果是刀拍的蒜末，那就没有这样的味觉享受了。蒜臼，真真切切成了我扶贫之余

的生活好帮手，还是媳妇想得周到啊。一物多用的蒜臼，就这样伴随着我的驻村记忆。

蒜臼比不上碾盘、磨扇和石碾那般显眼，但看得多了也觉得别有洞天。常见的青石臼，上下磨平，腰身略细。村史馆的红石臼，粗糙至简，连鼓槌都保持着石块的原状。

盯着一个个蒜臼，仿佛能看出制造者的手艺和心境。打磨过的六边形底座，应该出自一个做工苛刻的工匠；通身刻着斜纹，腰部凸起一条颇具艺

行走在路上

鹿鸣新声

赵海榕

我的命运轨迹第一次与南阳不期而遇，是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

当南阳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拿到手里的那一刻，“已录取”的字样明白无误地提醒着我：未来4年，我的人生将在这座离家334公里的城市度过。霎时，我心底生出种种好奇：这是个怎样的地方？天气是否冬暖夏凉？山有多高、水有多清？食物是甜还是辣？人们是否和家乡人一样温良谦让？

初到南阳，发觉这里与家乡有些许相同之处，某条街道、某个角落，都有家乡的影子，偶尔听到熟悉的乡音，便觉得特别亲切。9月的校园，阳光明媚，空气有些燥热。一个人初来乍到，心里难免有些紧张，望望广场中熙熙攘攘的人流，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你好，是新生报到吧，你是什么专业的呢？”心中正暗自踌躇，一个

天使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身看去，是一位漂亮的学姐。在得知我的基本信息后，这位学姐把我带到报名地点，帮我办好了各项手续，甚至还把我送到了宿舍。感激之余，我恋恋不舍地把这位热心的学姐送出宿舍，开始收拾东西。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宿舍的床位渐渐被填满，6个从不同地方到来的女孩因为同一份通知书聚在了一起，这或许就是缘分吧。这个原本陌生的空间渐渐温暖起来，开始洋溢出欢声笑语。我和她们一样，开始期待接下来的奇遇故事。

清晨起来，沿着逸夫楼前的阳子湖散步。湖面上蒙着一层淡淡的雾气，粼粼细波沿着石壁向湖中心奔走。清风携着凉爽的水汽拂过面颊，仿佛能洗除盛夏的焦躁，让人格外神清气爽。再往前走，一块横卧湖边的巨石上，红色的“悟”字格外显眼，旁边

有一位身着白色练功服的老者在打太极拳，流水般的动作与环境是那样和谐地融为一体，让人俗念顿消。渐渐地，湖对面的操场上人多了起来，几个男孩在打篮球，不时发出雄壮的欢呼声。我循声看去，太阳悄悄从篮筐后升起，湖里微波荡漾，映射出金灿灿的光彩，宛如仙境。

傍晚，从图书馆出来时发现月亮已经悬在夜幕上，安详地洒着它的清辉，一切显得静谧而美好。晚风微微，远处的树林像月下晃动的海浪，温和而柔软。停留在背后的时光，变成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在遥远的城市，陌生的地方，也有我未曾见过的山与海。阿多尼斯说：你不会成为油灯，除非你把夜扛在肩上。我们总是满怀期待，在奋斗中期待前方的路，为了在万家灯火中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盏；我们总是迷茫，迷茫于前方的路，但总有克制不住离开

活模式；固有的思维方式与生活观念在被侵占、被颠覆、被改变。在这种情势之下，出现了跨界这个名词，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层面给予彻底更新与颠覆。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人，作者王育潮的文学诉求也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借助另外的叙事视角来捕捉惯常思维下难以逾越的桎梏来完成文本诉求，实现隐藏在内心的文人情怀、社会使命担当。

作者正是凭借厚重的文化积累与对人性社会的思索，才形成了自己文学表现的独特风格。《趣味鸵鸟园》《搏击长空》《乌叔与鸚鵡》《王家湾的老鹅》等，都为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善良与凄美。

不论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既是对现实社会发展中壮美的讴歌，也包含了对社会现实中丑恶的鞭挞与揭露。作者的这份情怀，在文中收录的部分作品中赢得了读者的认可，这是当下不少文人所缺少的风骨。随着时代的变迁，风花雪月似乎让一些人在文学创作方面更乐意刻画，而在批判与唤醒方面倒显得是一种稀缺。王育潮在这方面是值得嘉许的。

这部文集可以说是综合性的文集。有一些作品可以看作是非常不错的小说，作者王育潮在文学驾驭方面已做到得心应手，可以放开圆于表达的惯常模式来铺陈。

一部作品已经完成，一种文学风格已经形成。在这种文学呈现中，王育潮基于对生活的观察与感悟过程已宣告一段落。在文学的另一维度，我们会因循着作者的情感进行一种全新的感悟抑或文学穿越，来达到作者释放的目的。

当然，瑕不掩瑜。一部作品集的完成，也给我们展现了作者的短板：一些文字的拖沓、一些场景描写的烦琐、个别人物刻画之乏力、人物内心世界刻画方面的不足……这些都无关大碍，因为世界本就没有完美无缺的呈现。或许，在下一部文集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匠心独具的文笔。②11

术元素的石带，想必是为财大气粗、追求华美的雇主一锤一锤打造；白窝浅而窄，估计是个小户自己凿的，不愿费太大功夫。

倘若到村子里走走，兴许能看到硕大的碓臼。这名字起得非常接地气，我曾跟村民开玩笑：“‘碓臼’‘对骨臼’两个名字都对。人体关节一个略凸，叫关节头；另一个略凹，叫关节窝。又厚又深的石臼，碾把粗三尺长的木杆石槌，可不就是一‘对骨臼’嘛。”这种大号“蒜臼”儿小的人用不来，一般是几家共用，捶个红薯面，碾个玉米糝，做个花椒粉，或者捣花生、豆子，省时省力，方便快捷。

蒜臼本是石头，不值几个钱，但历尽千锤百炼，见证历史演进，经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和地壳运动而完整保留。若按“白龄”算，往往有数十年的光景，传两三代是常事。蒜臼，算！我钟爱旧物，蒜臼朴实和内敛，它那粗粝的凹槽和印痕，仿佛时光在自然流淌。

在今天乡村的语境里，“石匠”行当已消失。农田里很少再见到躬耕的姿态，石器时代的角儿们安静地立原野上，那是布衣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印记，是乡村传统文明的挽歌。作为一方小小的石物，蒜臼是割舍不掉的乡村情缘，是记忆深处的眷恋。

藏在农户昏黄几里的蒜臼，捶打声中热爱着光阴，痴心如故保留着温度。有生活的地方就有蒜臼，有蒜臼就有生活的烟火气。②11

的欲望。时光缠绕成纱，太阳起起落落，褪去了青涩变得成熟，在此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却也乐此不疲。人间没有永恒的夜晚，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我悄悄地走近年少向往的远方。

盛夏的尾巴，浮躁而喧嚣，心中不经意的悸动，都像老宅后院盛开的梨树。我生来平平淡淡，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倾城的容貌，没有惊艳的青春，更没有斑驳的岁月。可我依然想用我的努力温暖我周围时光，尽力弥补春天的平淡，期待夏天的绚烂绽放。我是人群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一直行走在路上。我怀着梦想的种子来到这片土地，希望4年后会收获我想要的果实。就算普罗旺斯的薰衣草数尽凋亡，就算香格里拉的玫瑰花海燃成灰烬，也许透过那扇窗，我会看到彼岸，花开不靡。②11

